



# 黔城旧事（下）

## 香港64年届 郭建生



1970年，郭建生在学生宿舍自弹自唱

继续吃四菜一汤，我们没有动摇，坚持要和贵阳学生享受一样的待遇。学校看到我们对承诺坚若磐石，只好按照我们的意思减下了菜肴。

其实，我们从印尼带来的物资中，有大量的牛肉、猪肉罐头，我们舀起米饭，打开罐头，就是一顿香喷喷的大餐。这些物资，贵阳学生享受不到，我们遇到关系较好的贵阳学生，也会和他们一起分享牛肉、猪肉罐头，用贵阳话讲，这是“不吃独食”。

### 篮球影响我的人生

贵阳六中的操场，是侨生每天聚集打篮球的地方。贵阳学生说，他们每天吃不了啥营养的东西，只有我们这些吃牛肉、猪肉罐头的侨生，还蹦得起、跳得起。确实，在“三年自然灾害”中，不少贵阳学生得了浮肿

病，难以进行剧烈运动。我们在印尼就酷爱篮球运动，不少侨生都打得一手好篮球。

1963年暑假，我和谢贤国等同学，代表贵阳市青年篮球队，参加全省青年篮球锦标赛。这场比赛的决赛，在安顺市举行。我们的冠军争霸赛，对手是毕节地区青年篮球队。毕节队也是一支劲旅，在球场上如猛虎扑食，与我们撕咬在一起，比分步步紧逼，难分高下。

比赛到最后三分钟，我们输了两分球，比分落后两分。现场的观众，留下一片唏嘘声，纷纷离席而去。观众认为胜局已定，没有悬念。关键时刻，比赛的最后一分钟，我们队一个远距离投篮，得了三分，赢得宝贵的一分。不少走出去的观众，听到是贵阳队获得冠军，均觉纳闷，不明白何时冠军发生了转换。

球技高超的毕节队，在赛后被邀请到贵阳，和我们在第五球场（中华中路人民剧场旁边）打了一场友谊赛。

后来，我又代表贵州省中学篮球队参加比赛，在都匀进行冠亚军决赛时，再次夺得冠军。虽然我的文化课不是太好，却因为我的篮球打得好，1965年考大学时，提前被贵阳师范学院体育系录取。

大学毕业，我被分配到贵阳二中教体育，学校让学生在学生中组建篮球队。晚上，我就去报名参加篮球队的学生中家访，征求学生的父母对他们参加篮球队的意见，一定要得到学生家长同意，才能吸纳他们参加篮球队。

### 影响一生的一句话

1973年，中国对华侨出台政策：来去自由。意思是，愿意出国的，国家予以方便。

贵阳市体委的书记李成炎找到我，和我聊起是否回印尼的话题。在平常的工作接触中，李成炎比较了解我。我也对他说到，自从父亲去世后，12年的时间里，我家在印尼的米行，生意大不如前，母亲一个人在印尼，也需

要人照顾。考虑到这些实际情况，李成炎说，既然国家有政策，你也可以回印尼。李成炎对我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以后，不管你走到哪里，都要记住，你身上流淌的是中国人的血。”这句话很有分量，如雷贯耳，影响了我今后的工作、生活。

1973年夏天，我离开贵阳，没有选择回到印尼，而是选择去香港。我认为，香港至少是中国的领土，迟早有一天，会回到祖国的怀抱。我到香港后，恰逢汉华学校在招老师，我前往应聘。

汉华学校，是香港一所著名的全日制中学，在1945年创校，中文科用普通话教授。我看中它的办学宗旨，是一所倾向内地的学校，就选择到这里教书。

1979年，香港中南银行面向全港招人，我又去参加考试。中南银行由华侨黄奕柱创立，其创办宗旨既

体现“华侨资本家良多于祖国国家社会各事业抱具执忱者”，也“以为今后为南洋华侨资本家社会各事业发生关系起见。”

当时，内地刚刚开始改革开放，香港与内地合作、在内地投资，都需要熟悉内地情况的人。我在面试中，以在贵阳13年的学习生活、工作经历，得到中南银行考官青睐，当场对我录取。

后来，我和刘明镜等侨生，一起为贵州与香港的经贸往来，作出努力。1987年10月15日，在我和刘明镜等侨生的提议中，香港政府批准贵州旅港同乡会成立，10年后改名为香港贵州联谊会。现在联谊会的组成分为四个部门，既贵州省政协香港特区委员、老侨生、香港的贵州就业者和青年学生，会员有1000多人。完成这些与贵州相关的工作，都是我们的贵州情结所致。



1959年巴中篮球队(左起)  
陈国铭(印尼64) 李启芳(印尼64) 郭建生(香港64)  
张才艺(昆明63) 郑忠兴(印尼64)  
李国祥老师(多年在香港离世)